

• 不可告人的鄉愁

sìn bāng ài：老實說，我是有些（粉）後悔答應你這件差事。松山站之後，火車走上地面，一直到瑞芳猴峒，一路陰濕灰敗，景物好粗糙混亂，是所有匆促趕搭現代化列車而結出惡果之鄉鎮。兩個小時之後，油菜田出現，燃亮了視神經。我還是不懂你為什麼堅持要拍照那塊農地。附近的土地公廟、菸樓，日據時代殘餘的移民村，當真與那股市怪咖有關聯？我都拍了，選了幾張我自己認為滿意的夾在附檔，你看看。

拍攝途中我一度迷路，山路一邊是遭雨季大水沖削的險惡溪岸，彎進山裡沿途看見幾塊精舍水月宮之類的牌匾，還有一座納骨塔。好奇心驅使，我下車爬上了青苔階梯，那禪寺在陰森林蔭裡，禁語、過午不食的基本功之外，極力減除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將人的質素修剪到一純粹的狀態；一大顆水滴啪的落在我頭頂，我霎時膽怯，隱約覺得踩在某條分界線。基因突變有一種情況是，一小段染色體離開本體，上下顛倒再黏回本體。接下來，天擇可能會偏愛這以倒位造成的遺傳單位，它便得以傳遞到將來的族群裡。

我突然懂得了科普書中的這一段，是給那些遠離群體（絕大多數所思所欲）而避世修行者的最佳註解。

你轉帳給我的費用，數目很慷慨。但我不會順道再去那一家溫泉旅館，你錯了，我完全不是那種耽溺往昔以自虐的人。你還是不懂 e 世界的激情、冷卻恆常是燃燒一瞬間，有如起乩與退癮。

既然答應了你，我接著將去你朋友一志的家鄉（本省家庭的習慣嗎，凡是男性名字有一的總是難逃被叫做いち），拍你們以前去過那條河（乾脆買一本某慈善企業托拉斯出版圖文並茂的台灣河川總體檢給你），再去斗鎮，你確定拍攝內容就是東螺溪、媽祖宮、林厝與天主堂？若要追加，趕快 e 信給我。

我曾經介紹給你的東洋漫畫銃夢，二元對峙的空間，上層是統御者的空中之城沙雷姆，下層為廢棄、殘渣、排泄物三合一的廢鐵鎮，最讓我感動的是輪迴再生的鋼鐵處女凱麗的初戀男友仰望他夢想的空中城而為之身殉，他傾其心力爬著那通天的管線，那企圖逆轉自己命運的意志力與不可能的上升之路，無疑是相當古典的悲劇。或者，我們的存在都是誕生前就已經被植入程式設定的晶片，我們的自由意志只是主機板過熱而錯亂引發的一場夢。我在某個小站臨時起義下車，通風清涼的車站原來是因為站前即是寬敞的下坡，大海一橫撐開我的眼睛。海風茫茫，隨著海天的光線而改變其色溫。平視海上空中，彷彿那空寂裡確實有一座沙雷姆。獨自一人時，我想知道存在的意義。世界太舊，沒有我可以落腳的地方。

我讓爽颯海風撫順燥亂的腦波。腦細胞記憶庫隨機取出旅途遇見的一棵樹，簡單，自足。一棵樹，曾經是一粒種子。

circus

抵達的時候，充滿了無意義的光與熱的夏天已經老去了。

不論是遍植大王椰子、木棉以招惹熱帶風情或是欒樹連雲秋來變色並不美麗的大路，

在鋁那樣灰亮的午後，我們站定一個位置，很快心領神會，這是道路的盡頭，徬徨的盡頭，也是旅程的盡頭。鉛灰的路面，仍有飛鳥投下的影子。然而這城市與它絕大多數的人民所奉行的體制大神，顯靈與不顯靈共時並行，榮光的新大樓與頹廢的舊城區就是它發展的兩個端點。

穿過色衰肉弛的私娼與發臭的遊民，老建築破裂的山牆怒生著野草，一志さん，立在接待中心前，斜陽輕金鍍在他側面。

歸隊重新禮拜大神的一志，重新發現神前另一位模範祭司，他好歡喜，如同熱戀中人，急著告訴我關於這位大祭司。

新落成的接待中心，必然又是向歐美某建築大師致敬的造型拷貝，溫暖的熟銅型塑不規則狀彷彿抹香鯨的巨首，方圓數百公尺內不見一支一如選舉那樣礙虐的旗幟，因而突出酷似博物館的氣質；室內玻璃牆圍成天井，命名綠方舟，移植大量含水豐沛的蕨類，低溫加上暗樁佈置的腳燈與精油噴霧，氤氳著一種祕豔氣息。

一切，還是從那趟火車之旅談起吧，那天早上他醒來，臉上留著那索討的觸覺，是一隻手從地震後的水泥廢墟伸出，冰冷僵硬。凱麗已經離去了。外面罩著大霧，來人隱約的部份軀幹一如浮屍。夢遊般等火車，蠕蠕地從遠方的岬角來，車頭一燈破霧。一車廂郊遊的小學生，嘰嘰喳喳如一籠斑鳩，簇擁著留一把山羊鬍而瘦削如耶穌的男子。男子替小學生逐個畫素描，飛快的卡通筆觸，每撕下一張遞出，小班鳩便激情詠嘆。其中一個美人胚子，捧著一顆紅蘋果給男子，他隨即咬了一口，一節車廂都是春天神話的氣息。小學生在一個芳香站名的小站下車，月台上靠著後面灰青海平面拍翅般道再見。男子摘下棒球帽揮手，青礫一粒光頭，小班鳩錯愕張大眼與嘴。男子光頭必然是某種重症的治療副作用。列車啟動，男子落座，駝著背劇烈喘息，發出趨近死亡的訊號。每年的颱風季，鐵道路基遭大雨沖刷掏空，生命的岩層，掩埋著曾經存在的個體。光頭男子仰臉躺在椅背，吁氣，捲成筒狀起了毛邊的素描本掉下，他幫他撿起。男子盯著他，也不是表達謝意，眼底卻是灼灼的眷戀的火苗，或者男子聞到了他身體還殘留著前夜汗液的騷動。

如同前一晚他與凱麗在夜色掩蓋下換搭一列只有三節的呆滯慢車，車廂壁上標明六零年代唐榮製造，燈光裡全是陰翳，座椅的蒼綠塑膠皮角質化，門窗洞開，緩緩越過田地與河流，帶起的氣流捲進來雞屎味、腐草味、水流聲與那無邊無際的曠腥，堵著口鼻。昏茫的平野飄著光渣，不是螢光，不是磷火，那是意志的殘餘，生存的幻影。列車如同迷途的節肢動物，兩人給夜風堆積著厚厚的灰燼，顛簸中互相擁抱親吻，卻是怎麼也抱不暖的時間大河漂浮的兩具水流屍。

列車加速，帶他回到自己的城市，投宿老城區有壁癌霉味與鼠聲的旅館，騎樓轉角一攤燒烤魷魚小管青椒串，拖鞋裡兩腳如象皮的攤販，水泥柱下坐著的應該是他癡騷又貪吃的妻，坐在塑膠椅上，牙床持續啃咬潮濕的夜色。夜晚的雨水彷彿油污，他走到那裡暗到那裡。他想跟隨心裡的聲音而去，發覺杳不可聞，看見了破裂鋸齒的窗，被遺忘壓垮的老牆以及上面的噴漆塗鴉，看見長滿了瘤刺的樹落著膿那般的漿果，裹著臭烘烘棉被的人渣在自己的蛹夢裡稱王，車尾沉甸甸的垃圾車瀝著污水盲目駛過，而如同堤防的龐大水泥物之上有億萬甲蟲般騷騷蠕動的惡聲，終於蛀空了他的心。他看到了被雨水淋濕彷彿鯨頭的建物，他走進它的陰影裡，摺刀的刀歸於它的柄槽。

抹香鯨頭建築物的主人，果然嚴正的西裝頭抹髮臘，好懷舊的香息，然而行走時顯現

略微的長短腳，帶領一志進了一個大社區，數棟高樓梅花瓣佈建，兩人白老鼠走迷宮，手持累累一大串鎖匙彷若一顆剗出的豬心，從中挑出一隻，打開房門，他解釋那是他父親一個失敗的建案，賣不出去的餘屋成為一格格冥冥中任其老化折舊的空巢。他們好像迴旋地進入一間又一間的空屋，一個蛻殼接續一個蛻殼，浴廁通風孔呼嘔呼嘔接引了洪荒，幫浦抽出建築心中的酸腐之味，角落有可疑的風乾的糞便，一碰化為齏粉；露台陳屍一隻鴿子，環頸的孔雀綠羽毛悽豔如生前。夕日射穿落地窗，空地上切割著大片光面，鈍鈍地切著兩人的脛骨。一志看著他微微跛著走進一扇門，嘩嘩撒了一泡尿，從另一扇窗光裡淡入。終於到達某一樓層某個折射匯聚的角度，那渾黃的光將兩人燃燒了，熔為一體，他們望向同高度另一棟樓鉛框玻璃窗裡兩人顫抖的倒影，如同交尾的一對昆蟲拍翅。我那嚴厲近乎殘酷的父親啊，他聽到長短腳囁語，開窗，將一隻鎖匙凌空丟進中庭，續道，我父親派給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出清這裡所有餘屋，要用業績證明我的能力。他們都理解，那是富老頭用心甚深的警告，失敗就是這樣的下場。

一志上半身在那黥頭的熟銅折射的亮光裡，手臂一揮，點石成金，指著後面一大片老城區，慫恿我共同想像都市更新能夠創造的極大燦爛景象。他下決心跟定了長短腳少東，往後可見的少則十年多則二三十年獻身於此。多麼美好的機會與選擇。

禮敬體制大神，先要心中有大神。少東已經成家生子，更讓他得以心無旁騖專志奉行大神，一座老城區等比例的微縮模型是他的神壇，早晨充滿太多浮絮的日光裡，一志亦步亦趨跟著他繞行，如同繞走曼荼羅。清早，灑水車澆過路面，鐵卷門升起，烏腸巷弄裡縱深的屋奧裡兩盞微紅長明燈泡，如此的一天一開始就是恆久疲憊的。然而立志要做祭司的少東那麼年輕，每個細胞飽滿，領帶夾與袖釦熾亮，幾乎每日例行的出巡，兩人更彷彿土地測量員，眼光穿越、摧毀所有亂糟糟的當下既成物質，看見未來的光明與秩序。如同一棵豐美的生命之樹。兩人在冒著沼味的菜市場邊的小吃攤坐下來，蹲點的田野調查，跟鴨嗓阿婆話家常，趁她端來四神湯，甜滋滋地關心她家族成員的所有狀況，給予溫暖的建議與資訊。少東掃他一個眼風，稍後走過曝曬著花棉被與精神障礙者的社區公園，解釋花了一年的水磨工夫才完成阿婆這一佈椿。是的，佈椿，這惡性腫瘤般的區域，要大破才能大立，而麇集其中民可使由之的活死人群譬如四神湯阿婆就是典型的抽樣，兒子爛賭，青春期的孫女被搞大肚子，有手藝天賦的孫子毫無被提攜啟蒙的管道只好染髮刺青自身，上升無路，翻身無望。少東絕不同情，他潛心佈椿，細密地找尋每一個可能的點，博感情，講道理，唯一目標耐心等待有朝一日收齊了椿點簽章同意更新重建，那就是大神顯靈之日，怪手拆除大隊開來夷為平地，拆遷戶如蟑螂老鼠倉皇竄出。大神與少東同在，他自信至遲兩代之後將會感佩他的作為。

回到模型之前，少東的跛足感到痠痛，仍然優雅如在神前，磨豆子以酒精燈煮咖啡，奇香滲進腦內好像蝴蝶拍翅振奮。老城區不止一處，曾經感覺已然沉沉的夜晚，空氣的濕度高，兩人一車貼地蝙蝠駛進巍巍好高大一棟廟樓，一箭穿心穿過它一樓挖空形如城門，光禿禿水泥壁，二三樓飄著一長排碩大紅彩球與宮燈，被它內裡的氣勢沸沸吹轉，而整棟廟樓徹夜燒亮如出爐鐵漿。回頭一看才心底一駭，唯恐不知覺已冒犯了那一方神明，眼稍瞄到大殿裡巨大神像兩片蓮紅的豐厚雙唇。少東一夜睡不穩，險險溲青屎，意識裡有異物是那大廟化作巨人來壓迫。只好老實回去拜拜致歉，光天化日下，也就是到處氾濫的一座惡俗大廟，拖累整個地段貶值，日光如死水，一個中年男子瑟縮在香火氣裡，無言的扁著

裂紋深刻的嘴。一志忍不住多看他，等待坐缸遂其心願的一條生靈。

他陪少東一跛一跛走窄巷，出去是住商混雜的燥亂街道，有早市，有夜市，路面無時不黏潮，之間的空檔時光荒煙蔓草，路衝一戶無窗卻溢出卡拉 OK，今日是快樂的出帆期，爸爸啣媽媽啣。他不知道少東在高興什麼，這跛足幸運兒承父蔭小六即被送出國當小留學生，移居過新加坡日美，抱著改造城市地貌的大夢，第一願見鬼殺鬼，見佛滅佛，大膽、其實僅只是兩人雇主與雇傭的場合無須膽量的考慮、提出來日定要一一拆除去這些醜極了的精神鴉片。

然而，精神鴉片是無法消滅的，只能代償以別種選擇。

少東同意，別的選擇，譬如清水模？譬如東大寺的唐風？總之首先除去那些塑膠、白鐵、不鏽鋼、磁磚材料與跑馬燈。

兩人買了平價咖啡便在店門口亭仔腳坐下，漸漸人流車潮多了，惑於尋找答案的困難，那焦慮比暮色與蚊蚋提早籠罩兩人頭頂。少東永遠搭配合宜的袖釦，醒目地拉近兩人彼此的距離，因此願意托出家族的身世。少東述說祖輩世居近郊山裡，烤製相思木炭為業，遙遠的那次改朝換代的動盪年月，某個組織盤據山頭做為武裝叛變基地，幾代人都是不識字的青睞牛，渾然不覺身陷暴風眼中。只有在鎮上學習木匠技藝的祖父，看見大批荷槍軍隊集結，機靈地漏夜返家通報，做了正確判斷，全家不是更往深山逃遁而是下山，掛上繡黃鎖頭，放出豬槽的豬。家族的命運自此割裂過去，走上完全不一樣的道路。身為扭轉一切的關鍵，祖父終其一生被供在唯有榮寵的神聖位置，他記憶庫的一角滿載家族其他支房關於密告、冤獄、恥辱與悲憤的故事，漫長的晚年，任其嫁接增生，累累的變異為一座故事迷宮。汝那位恠叔公祖喔兩蕊青番目當初看我不起叫是我在放屁，東北季風吹起帶來綿長雨水的日子裡，祖父總是這麼破題。至今，少東從未回過那除了雨水充盈而鬱綠其實貧瘠的山頭家鄉。祖父講古仙給少東的啟示，機遇主宰一切，更重要的是辨識清楚吹的是什麼樣的風。譬如兩人所在無論從那一個方向看，全是密密挨擠的招牌。

一志忘不了那橘金夕照的日子，少東的妻女來抹香鯨頭接待中心，盤桓了一會兒，少東哄著女兒往屋深處去，那燈光設計的厚度與柔軟使其極富立體感果然如同大鯨的腹內，她嬌滴滴喊爹地爹地，令人悠然聯想童話小木偶與老爹重逢在鯨魚肚子裡。

少東偕妻女一齊離去，因為抱著女兒，跛足更明顯，但畢竟撐起了三人一體的天倫，那便是世界必然如常持續下去的驅力吧。防火巷漏入的斜陽裡過多的懸浮粒子，逆光的反差效果，陰影彷彿在少東的頸項橫割一刀。

一志看見少東開車駛往老城區深處，一如複瓣之花層層套疊的街巷與高架路，今日的時間沙漏過半矣，室內玻璃天井湧出史前植物在日暮時製造的惆悵氣息，他深信不疑起碼還有數千個明日，他要與少東偽裝先知踩踏老城區每一寸土地，固然泰半必然是白費力氣的螞蟻行路，唯有相信自己點石成金的法力，劃下記號若立誓，才能全心等待體制大神下一次的顯靈。

老羊從另一個老城區通知，萌父的老阿姑在彌留狀態。前一晚因為感冒迸發肺炎，送醫院後即一直昏睡，今天早上兩隻腳青紫，心肺功能急遽衰竭。老阿姑兩隻腳脫水、捲縮如同雞爪，兩拇趾外翻，年輕時愛穿高跟鞋的後遺症。

捷運高架軌道穿過隧道彷彿穿過邊境，蛇行山腰，終年籠罩一片雨雲，列車裡下望，山溝濕淋淋怒放著姑婆芋的大葉片，爬藤植物絞纏著幾棵永遠長不高的喬木，鑽出一位戴

斗笠的駝背小老人，其後跟著一條黑狗。醫院在捷運站下方，貼著坡地光亮的一大簇建築體，陰雨傍晚，那凹深的地勢成了集水甕，外牆的珠貝磁磚與大片帷幕玻璃窗之間夾生了繁殖力旺盛的青苔，汨汨冒著腥氣。玻璃窗上水霧漫漶，不論從那一邊看，另一邊都是遊魂；人流糊黏的大廳，黑裡俏外傭臭臉推著接鼻胃管的輪椅病患，故鬼引來新鬼，是那些推銷重症偏方假藥兼試探器官移植買賣的詐騙集團，還有叫賣保險、靈骨塔位與銀髮住宅附贈豪華郵輪假期。半空列車來去，如同冰磚滑行。

老羊、庫瑪大姊陪萌父在附設的咖啡館窩了一下午，濕氣浸腳，好像插足河水，全心全意等待老阿姑吐出最後一口氣。萌父每個小時上樓探看，還沒呢，老阿姑下半臉覆著氧氣罩，幫浦機器運轉好大聲，讓她像大貓呼嚕熟睡。萌父俯身附耳喊阿姑，有聽見無？我仲文，聽見跟我握一個手。老阿姑雙手猶原少女那般修長，突然竄上一小股力氣，在他手掌裡實實的一緊。看過不過得了今晚，萌父敘述，一小時前，護士問要不要考慮插管，阿嬤愈來愈吸不到氣；萌父搖頭。隔著淡藍色罩袍，護士突然伸手用力擰了老阿姑奶頭，稍掀開罩袍視察那癰而盪散如沙洲的胸乳，已經無所感。

小時候老父老母用問句告訴他，予阿姑作後生好麼？但一直還是叫阿姑，畢竟是老父唯一的親小妹。幫傭的寶珠歌仔戲迷，學戲文，你得叫阿姑義母。四伯古冊讀多，講你這古早得叫做螟蛉子，悠然晃頭吟念，「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天光裡，四伯的眼鏡折射成兩丸銀光，禿額的天門蓋泌油，似笑非笑哼一聲講古早人糊塗的也是有，腐草化螢，鴛鴦比喻夫妻。四伯死在一個秋天的下晡，那天鹹菜姆娶孫媳婦，請中晝，透早鹹菜姆頭插紅花穿長衫，鵝行鴨步特別來大厝一趟，要大家一定去吃喜酒，笑哈哈，阿姑予伊做的長衫眾人呵咾還比新娘嬬。四伯在籐椅盹龜時過去的，手心一粒人心果，日語諧音者嫫囡仔。四嬭欣羨，真好死。老父把四伯坐了半世人的籐椅燒了，心裡講書呆子、冊蟲阿兄帶著走吧，一路好行。老父講北京官話實在不行。燒籐椅之前，四嬭將古冊持出曝日，鋪了半個內埕，日頭下，他守著銀灰的蠹魚從太古時光游出，兩根細長透明觸角，尾巴亦有一根，觸到光與熱那種慌張，他想起四伯教他讀古文古詩詞的那些遙遠的下午，昏昏欲睡中，四伯彎身摘了一片薄荷葉，兩指揉搓，釋出那芳香的精靈，送進嘴裡，然後瞋目反芻吐出一句，東方漸高奈樂何，賊計狀元才。半埕的古冊曝到日頭欲落山，無人來收，一冊冊綿藍冊皮自行吹出一股懷舊的陰風。

四伯不在，瓦解的是那閑散的秩序感。那兩年，阿姑異常地肥起，面大若落月。五日節那天，一早落雨，隨後放晴燒熱，阿姑蹲著用午時水幫他洗身軀，笑了，圓臉若柴桶水面倒映月娘，阿姑輕柔問為啥鳥仔那會則啫直？他羞赧了，看著自己充血的稚嫩性器如同異物。去阿姑的繡房睏，老母趕他，掛著蠓罩的眠床在暗時放大而影沉沉，雖然點著一小葩尿黃的昏濁電火，枕著綠豆殼枕頭的阿姑看似老父刺繡的牡丹，有時果然眼下兩團漲潮那般的胭脂紅，他憐惜地去摸伊芳幽芳幽的耳珠，有時因為懷念而大膽起來，去拈伊的乳，是每次老母欲去做晚頓，將他擲予伊繼續抱著睏，他囡仔頭面抵著伊一邊豐滿的乳，齧著不同於老母的清芳；阿姑嘴一抵，一隻手掌著他的腹肚畫太極，拈著便喃喃地哼起東洋兒歌桃太郎。

晃盪著那芳幽的身軀向夢的地平線走去，熱天的半暝，若像一個翻身，突然間落了無聲的雨水，起了熾熾，似有似無在睏眠的大厝悶濕若一座炊粿的籠床。俏如貓爪的熾熾，巨大的能量一鞭，必然整個大厝連同斗鎮一縳，有如沖洗後的底片。夢話齊如貓毛的阿姑，

呼出蔭豉刺瓜的醃漬味，亦像貓大睏在齣，反覆叫著那幾個名字，姨仔，嘉哉，小妹，馬太，連成一串夢的密碼，彷彿那渴飲著雨水的厝瓦；講累了，伊翕張嘴唇若魚嘴。善翁仔嘎嘎響亮叫了，雷公睏入眠，所以只剩電母照出那銀光熾熾，赫然映出阿姑的輪廓，向夢的更深處行去，是葉子漁浩浩而像湖海那般的甘蔗田。阿姑擺盪厝倉奔走，雙手撥著甘蔗葉若剃刀片，勇往直前，伊犁開那甘蔗葉海旋即復合，走到遙遠天邊成了一隻蟲子。夢土更是遼闊。

多年之後，他才知道，大厝的榮光從先人遞減到他一代，已是如同那壁虎的叫聲，如同鬱悶黃昏頭頂的蚊雲，如同厝後柴堆裡新生的幼貓被母貓叨著走避而夭折，如同老父花房啞巴窒死的蘭株。下午陣雨後的楔形新陽斜照在內埕，那怯生生的光燃亮積水，映暖了紅磚牆。

在大廳的自鳴鐘整點噹響破除最後一口昏瞶的夜氣之前，阿姑自伊的夢中起床，地靈輕，摸索的腳步很實在，天還勿會光，溫柔罩霧，伊晒了厝前厝後，雞碯裡的雞睏得很熟，竹籬腳好多大且腥的陸螺；伊挽了兩蕊玉蘭花，予樹上積了一暝的冰涼露水重重的淋了一頭，驚醒古井底的鮎鮎。穿過竈腳，昏暗壁腳有烏鼠晶亮的目睷，民間傳說故事嫁予蛇郎君的女子予大姊二姊害死便是從大竈的火灰裡復活。阿姑搬了另一張籐椅，接了四伯的位置坐落，若一尊火灰人形咬嚙那鼠色的曙意。那些夢中的遊魂還是綴著伊，伊學四伯坐井觀天，四角內埕，一暝的烏暗沉底，突然覺悟大厝莫非就是伊一世人的監牢，四兄生前如此瞻頭望究竟心內在想啥。做囡仔時，穿著柴屐，如此瞻頭看過流星像鉸刀剪開目睷喚起遠方的大志，啊，六兄講癭屎星，冊蟲四兄堅持講彗星啦；伊喚醒記憶中那滑過的細粒光體，擦亮那逐一離去的親人的面容，沁涼蔭身，覺得極孤單。

自鳴鐘噹噹噹，還未睏醒，聲音黯淡。七叔大後生飼的鴿鳥啪啪開始透早的飛行，翅腋有力盪動，帶動氣流，天光了。

阿姑從紅木眠床上方鑲壽字銅把的小抽屜取出相片，一疊一疊不同的尺寸攤開若春風吹著櫻花瓣，用夢話的腔調講出相片中人的故事。他認得出少女阿姑，那曾經的嬌羞又出現在伊講話的同時，尤其是當伊凝視那位高校制服少年。少年跟少女並肩立在白濛濛的風景裡，一角如雷電劈裂的是黑色的樹幹枝條。

下一張，少年戴帽的側面，鼻子峭直，矜持的上半身，後面是佔據畫面三分之二的海洋。

下一張，少女阿姑穿著和服端正跪在榻榻米上，又倔強又害羞被叫喚望向鏡頭的瞬間，可愛いこちゃん，持相機的人如此柔情叫伊。可愛的少女，阿姑教他講。

這八兄，你的八叔娶的日本婆仔，在大街的藝林相館，學祝英台反串，這襲せびろ是你老父的，喙唇胭脂畫得若煙花女。大街迷戀這款毛斷的日本婆仔，背後噉噉嘟嘟，唯獨行過八嫂後頭的油車被罵淫婦遊街，唉。

八兄自動車車行開張那日，姨仔歡喜嘎，拜了祖先，在車庫前合照，四兄刁工穿長衫。

那年大厝真鬧熱，阿姑拍了拍床沿，我那有講毋對，是汝記毋對，八兄的朋友一陣一陣來，若迴光返照，之後就開始空襲，是啊，米國來空襲，糖廠那上嚴重，聽講一粒無爆開，當初的少年和人走去看。四兄念，危險。等到欲暗，大厝毋敢點電火，少年入門，一身若臭火漁味，將我攪得未會喘氣。翌日長工阿祥講了，落佇大樹頂的炸彈突然爆炸，一個枉死鬼腳手噴上天喔。

無得確，當初的少年那日就死了，伊千真萬確記得少年將頭埋入伊胸前，像熱天溪埔的燒風，或者是那炸彈的死亡威力。蒼茫晚頭，六兄的蘭花吐出芳氣，少年貪婪咬著伊生著硃砂痣的乳。有麼？汝有看見麼？

至於這位，阿姑啪一聲拍床沿，當初的少年的先輩，是啊，生做真將才，六尺高，深目高鼻，像外國人。ちゃんころ，清國奴，先輩跟少年學生時都被如此罵過，一切就是因為這一句話，遂將兩人的運命像褲頭結相連。唉，阿姑吐大氣。

相片無攝出的是那間日本人砌的兩層樓厝，魚鱗板牆生著雲層般青苔，一橫開紫紅色的櫻花，春風微微，當初的少年答允以後兩人搬入去住。少年講古予伊聽，古早斗鎮有東西南北四個隘門，魚鱗板樓厝便是在北門的方位，屆時買一台裁縫車予汝。

相片無攝出的是當初的少年離開時答允會轉來。這年阿姑得到消息，先輩在東部，伊坐了一日一暝的火車跟自動車去探望，希望問得少年的下落，沿途看見驚心動魄的海岸跟懸崖，日落的奇幻美景，暈車吐出膽汁。伊自後山又坐了一暝一日的自動車跟火車轉來，踏入厝，關了房門，過了三暝日，房門打開，老父持著聖經要伊同齊來念，心內會平靜。六兄勿要怪了，上帝耶穌跟我毋熟識，伊回答，咱繡花較實在。伊洗頭，要大家看坐火車煙著一面桶的煤煙黑水。

阿姑視線調向窗台上斜立一面圓鏡，七叔大後生飼養的鴿鳥開始下晡的飛行訓練，一陣烏影若大厝的元神出竅。聽講下港予鴿鳥搯一節竹筒，飛得嗚嗚響。老父亦予引出倚在門口，手拈繡著一塊純白十字繡布的竹籬。

精神足的時，伊對著相片講得他咄龜，輾到床尾，伊輕輕腳尖踢他腹肚吵醒，問：「等汝大漢娶嫫會將阿姑放勿會記？是嚇？」伊一手撐頭，身軀蛇軟眠床上，兩粒乳攤瀉，如同古早食鴉片菸的者嫫。

阿姑瞇目若失神，吁出火灰那般的苦燥氣息。那些夢話的暗暝，講勿會煞，伊就夢遊，若脫赤腳一步一步踏得沉沉，土地呼應了伊；有月娘時，白晝雙腳縮得毋敢踏入那鹽酸般的月光裡，還是若一塊菜頭粿滑入一鼎燒油。以前佇農場脫赤腳的者嫫特別勇壯，腳蹄曝烏又韌，腳步重，尻倉實實；牛蹄，伊愛如此取笑。牛蹄者嫫跟者甫人做同款的粗重，剝甘蔗，挽番麥，曝蕃薯籤跟稻子。當初的少年常常念，汝要知作穡人的艱苦。

垂垂老矣自鳴鐘，已經預顛了，只是拖時間。但是伊哪會忘記伊是吃過鹹水、自由戀愛的毛斷阿姑，所以更加感覺那月光若針棘，加速全身軀的血脈，夢中伊一字一句記得經文如此寫，「我身睡臥，我心卻醒。這是我良人的聲音。他敲門說，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鴿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給我開門，因我的頭滿了露水，我的頭髮被夜露滴濕。」經文答允過伊，「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你的良人往何處去了，你的良人轉向何處去了，我們好與你同去尋找他。」伊醒起，但願自己是農場任一位牛蹄者嫫，聽見自鳴鐘噹噹響，撞破胸口成為深淵，伊對著月光心內大聲念出，「我夜間躺臥在床上，尋找我心所愛的。我尋找他，卻尋不見。我說我要起來，遊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寬闊處，尋找我心所愛的。我尋找他，卻尋不見。」月色淹到鼻口，伊感覺自己是一副水流屍。

時間流水，最後，阿姑掀出上大的一張，我老父汝阿公五十三歲生日，最後的生日，全家佇廳前，汝看阿公面長麼？林厝的遺傳呢。攝相師傅蓋一塊黑布。那時我還無出世，認得出汝老父？臭頭淖膏藥這個。坐阿公邊的這是大嫫，鼻目嘴非常像生番。

我們連夜護送阿姑遺體回斗鎮。庫瑪大姊遇到，在阿姑耳邊放了念佛機，遠處魚卵般

燈光一閃，她幫忙喊，阿姑過橋喔，阿姑咱轉去厝裡。她發現了，阿姑臉部皮膚真好，沒一粒老人斑。半途佛號走調，電池乾了，下交流道找便利商店，霓虹燈招牌碩大如外星人飛碟。飛馳而過的車子嘯動空氣，搖撼了廂型車，阿姑隨著晃盪。

一志簡訊，鯨魚頭少東正在研究到中南部的鄉鎮接案子，「還是問一下你有無興趣。我看是沒有啦。不然你先幫我蒐集情報。」

天濛濛亮，我們轉換上省道，擠滿紫花布袋蓮不能呼吸的圳溝上，果然是如同壁癌的大型竹架的房地產廣告。萌父找尋左邊道旁屋頂上一大顆泥塑彩繪蟠桃，是通乳丸的商標，幼時返鄉，只要看到那大仙桃，就知道老家快到了。

圳溝的布袋蓮跟著我們走。萌父說，老母娘家的傻姑婆，紅嬰仔時腦膜炎燒壞大腦，某年盛夏，一人沿著省道走，渴了，撈圳溝水喝，倒頭栽淹死。早年省道種植樟樹油加利樹，樹幹下半部漆白漆，夏天傍晚，隨風灌入車窗的都是樹木醒腦的好味道，偶爾一隻金龜子裹在大風裡流彈般射進車裡，枝葉間則是那紅豔豔泌油的日頭。萌父伸入薄被裡握著阿姑的手，問，阿姑汝有顛到麼？

另有夾竹桃，傳說有毒。透早，醬菜車來，阿姑要萌父去買五角銀的甜柴魚。

我們默默走上斗街，進入斗鎮。故鄉的日頭穿過車窗玻璃照著阿姑遺體。

文獻斑斑可考，斗鎮地處東南，屬濁水溪沖積扇，有東螺溪流經，溪岸在漢人大量移入前，為巴布薩與洪雅平埔族所世居。十九世紀初，嘉慶年間，斗鎮建街，據說此為有清第一個具都市計畫之街肆。此後兩百年間，漳泉械鬥多次，必然在這主幹大街兩邊跳探戈拉鋸戰，更有戴潮春、施九緞之亂；兩百年間，舊濁水溪至少三次的大水氾濫，改道，屢屢殃及斗鎮盡成水鄉，田地流失，尤以戊戌大水災記憶最新。東螺溪上溯南投山區，下接鹿港，斗鎮的河港津渡商業機能於十九世紀中葉到達巔峰，但旋即鹿港海口淤積嚴重，咸豐十年復有北京條約開放基隆、淡水、安平、打狗四港與外國通商，鹿港衰矣，與之唇齒關係的斗鎮亦盡失水運商機。甲午戰後，十一月，殖民國近衛師團司令部進駐，統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借住某秀才府庭園的氣派大厝，而斗鎮人渾然不知。日治時期，設郡役所，管轄一街七庄，斗鎮遂轉型為殖民行政中心。

如同島之西部任一鄉鎮，這是個已遭都市計畫之規格化與標準作業程序摧毀的小鎮。拓寬了其實只是便利了停車、十字交叉的主街是商業區，各行業連鎖店無一缺席，招牌大爆炸。至於能夠脫農幾分入商幾分，第一先砌厝蓋房子，密度如稻秧，兩三層的瓷磚樓房，必配防雨塑膠採光罩、白鐵欄杆與鋁門窗。門口輪胎平放是為花盆栽種一桿木瓜樹，才結的青木瓜如陽具。首都之外，從北到南，這樣的鄉鎮市容強力複製。

我們將阿姑交予鵠候的葬儀社，「熱喔這天氣，」他們嚼著檳榔說，趕快要將阿姑放進白鐵皮的長方冰櫃，上層兩扇玻璃拉門以便探視，其前身極可能是冷凍雪糕冰淇淋的冰箱。先淨身、換壽衣，一條新毛巾水盆裡一濕，請萌父意思一下擦擦阿姑手臂，接手後不過是拭臉一圈，毛巾扔進盆子，海口腔讚：「汝講阿姑九十一，喔，那面肉皮膚還算真幼秀。」兩鬢黑農夫，神話的日中金烏的烏色深深吃進他們臉皮骨子裡，二十隻手指如泥棒，唰的撕開塑膠袋簡直是電視劇的強暴犯，掏出一襲秋香色閃壽字上衣下裙，一邊一手撈起阿姑下半身划在空中，彷彿伊做了一個後空翻，順勢長裙一套；阿姑好像臉紅了。兩手戴螢光劑白手套，拇趾外翻的兩腳套螢光劑白襪，萌父下跪為伊穿上秋香色繡花鞋，阿姑生前膝蓋跌碎的左肢，脂肉消散萎縮得一如老樹曲幹，無法拉直。伊將自己永恆的睡成一副

準備放屁的樣子。

阿姑膝蓋嗑碎六年，出於好奇，萌父撩伊擱放輪椅踏板上雙腳的褲管，伊重手啪的鷹啄般打掉他的手，怒目眈他，無言斥他汝毋悉老人亦是愛嬌、亦要尊嚴。

葬儀社另來了一位師爺型男人，右無名指一只燦金鑲碧玉粗戒指，擎著一支玉石菸管，翻翻通曆，議定六日後放板，跪迎時尚虎尚雞者避，十一日後早時七點家祭再公祭，十點前出發到車程量約四十分鐘的山區私營火葬場，先到先抽號碼牌，否則那日好日，過晝一陣同齊邁位，只燒到下晡五點，若排毋著就麻煩了。

師爺再拿出一張訃陰制式表格要萌父填寫；免了，萌父應。師爺瞪大眼睛，追問，那頭七咧？職業性的有感而發，現代人愈來愈請裁，但基本的禮數還是得要，起碼的體統，人講死人直死人直，寧可信其有。暗時可有人守靈？一定要顧，尤其得注意貓。食到九十一，真是無簡單，訃陰可以印紅的。

老羊幫忙解圍，問起葬儀社的經營，師爺吐實，員工平日也是得落田作穡，種田這途艱苦，厚本薄利，做死做活一冬，賺的無夠肥料錢。有生意，一通電話叫來，手洗洗，衫換換，服務死人橫直比作穡輕鬆穡了。口袋掏出名片，小心措辭，有機會幫忙介紹，天主教基督教的作法我嘛亦通，勿會忒挫啦。

先前電話裡雖然已經溝通過了，唯一還留在大厝的七叔後人果然一張長臉，叫萌父仲文阿兄，淡色瞳仁的一對睜目三分哀戚。他身旁的長身婦人，目眉畫得柳葉細彎，亦親熱地叫兄さん，「阮阿姑去好命了。阮阿興常講四個兄弟小漢都是穿阿姑做的衫褲。勿會啦，兄さん放心，阮勿將阿姑當作是外頭家神，阮大伯在生時聽伊講，阿嬤有交待，得留一壩房間予阿姑。」

萌父點頭，老父比較傳神的講法是，姨仔臨終前兩日晚頓時突然對著四兄講，嫁著那浮浪損，有嫁若無嫁，仙仔的房間得替伊留著。老父印象，姨仔吐出花蕊萎落的苦臭氣味。

阿興太太瞄了我們一眼，近前一步，細聲，「還是通知陳家了，兄さん干悉，大街老一輩的在傳，姑丈陳嘉哉死去活來，聽講自唐山轉來，疍，真韌命。是陳家去公所戶政那辦撤銷死亡證明，消息才放出。」聲調再低，「阮二伯兒婿在做代書那個干有找你？兄さん你看咱這大厝破敗這款，當然祖產誰敢主張賣，跟天公借膽喔，但總是要處理，阮七房意見統一，上好是改建一途，時機毋好錯失。二房三房在海外，八叔無生半個，而且早就無消無息，四房五房、阿兄汝六房，一南一北，開枝散葉，即便逐個確印同意，亦得台灣頭尾走一趟。兄さん——」

放置阿姑的冰櫃引擎蚊子低哼，近中晝的日頭曝光了大厝，逆光看只剩輪廓。七叔一家住的右廂房早就翻成必然是瓷磚白鐵欄杆鋁門窗的兩層樓厝，阿興太太猶原咍咍唸：「上屆選鎮長那年，做風颱，大雨落一日，風嘯嘯叫，半暝大廳厝頂崩落，一聲若陳雷公，阿興跟我透暝戴草笠手電去搶救阿公的相、那座大鐘，還有六伯四伯的骨董，兩人淋得澹糊糊。厝若無人住就無人氣就快爛，阮翁嫫看那景象看得心酸，好佳哉，當初阿公撿骨是六伯去好命前決定的，那輩者甫的剩六伯上大，伊講才準算，若無，放到今日阮序小誰敢大主大意去撿阿公的骨。」「若講到那座大鐘，兄さん你有愜意麼？欲運去台北麼？一個古物商一直欲買。聽講以前那鐘都是六伯在照顧，時時拭得金熾熾。」

萌父十四五歲，歸化日籍埋骨日本的二伯的女兒來訪，老父說明合いの子姪女摺讀冊，博士。寶珠插嘴，不就像孟麗君，女狀元。

女狀元帶來一本相簿，編年排列二伯赴日之後的一生。一桌的勝臍，女狀元請老父做通譯，伊有兩項欲替二伯執行的心願，一是食大街賣的攪麥芽的土豆糖，二是邁東邊一處陡峭山頂俯瞰斗鎮，二伯小漢綴秀才郎老父去過，漢字是赤水，印象很深呢。

聽到地名，阿姑若電著，變癩狗目。去了山頂轉來，阿姑招女狀元廳前花架後哼菸，緩慢地以日語交談，女狀元不時揉著小腿肚。那暝，老父、阿姑跟女狀元佇大廳，老母禁止假近，寶珠偷偷解釋是跟姑丈有關；熱，電扇前面桶放一塊冰角。冰角溶成冰水，瓊花恬恬開了幾蕊，女狀元堂姊東洋人偶那般的嫻靜且潛藏著一股神秘韻致，微黃燈光裡的三個人，存進他少年的記憶是一段默片。半暝，聽得阿姑房間內嚎了兩聲，然後非常克制地將那哭聲窒死。

女狀元留宿一暝，翌日告辭，全家除了阿姑門口相送。

女狀元堂姊匆匆來訪一趟對他莫大的意義便是確實感受世界之大而家鄉如此閉塞。堂姊陌上花開才緩緩寄來的相片，他學生服釦子扣到下巴，肅立廳裡，堂姊褒他軍人般英氣，阿姑嗤笑譯成，伊笑汝像倭兵。一度他迷上攝影，好感激女狀元堂姊引渡他發現女性的迷人形象，毋是老母臭火漁帶有雞鴨屎的竈腳味，毋是阿姑在夢裡吐納那無盡怨氣的酵酸，毋是寶珠日頭下一身重汗的肉膻鹹味，他清楚記得堂姊山頂紅石頭上非常淑女的坐姿，那白玉無暇交纏的雙腿，讓他奉獻年少的第一次夢遺。

而阿姑從此明顯老了，在他拔長的初初兩年，又專志又恍惚地奉待起他，透早幫他盛燒燒的帶有一股大竈焦味的洗面水，面巾對折披在桶沿，面桶白底彩繪並蒂對開的牡丹，齒銀臥著一節蠶般的齒膏；幫他熨制服，手巾漂得雪白，皮帶銅扣拭得金熾熾。透早的日頭在隱隱冒著燒氣的面盆，青得若雞卵清，他一日一日的感覺難為情，又貪戀那綿密的溫柔，好似民間故事裡的蚌殼精之妻。還是老父講破，毋悉的還以為汝阿姑佇奉待翁婿。

大厝大門險險因為拓路給削了，正中畫的日頭炙烤那百年柴門上殘破退色的神荼鬱壘的圖，裊裊燒出無色的煙氣。大街直直東行數百公尺，翻新的媽祖宮飛簷盤龍柱琉璃瓦一座坐鎮鎮中心。史料與耆老口傳，此宮前身來自東螺溪對岸漳、泉人合作創建之天后宮，嘉慶年間械鬥與洪水之後兩族如同分爨，泉州人分得後殿搬遷新址重建。宮前廣場攤販雲集，夜市遂成。宮門面南，啣著筆直一條街路通渡口，當然幾次大水亦是走此汨濫淹至宮前。

只分得後殿奠基，應該是事後諸葛，鎮民自我解嘲，先天格局受限，斗鎮發展難以為繼。每年三月裔媽祖，至今仍愛傳誦二戰末期美軍空襲，媽祖以衣擺接炸彈，雲中只見一雙紅色繡花鞋；廟公深化傳奇，次日驚見媽祖繡袍果然有焦燎處。

前殿後殿橫楣一長條紅光 LED 跑馬燈，環繞整座大宮三匝的排總宮燈，月亮門鑽出一位手持麥克風肩掛小型喇叭的導覽員帶著一群觀光客，流水口白，「咱媽祖宮裡這神尊上特別的就是軟身，四肢是活動的，可毋是一節柴頭喔，表示啥呢，海陸空隨時走透透，法力無邊。」油光腦杓長了一頭累累肉瘤，與萌父四目交接，一頷首。萌父解釋，「像不像釋迦，不怕謗佛的就說像佛祖頭，斗鎮的活動地標，」據說他的父祖幾代都是一頭肉瘤的流浪漢，不分寒暑披掛一身若鴉翼，履草鞋，宮口食攤嗟來食，活得好逍遙自在。熱天，笨重的鐵馬載來麻布袋包裹的大塊冰角，若鱷魚嘴的大鐵夾一鉗拖著送至冰果攤，佛祖頭綴後揀碎冰食，抬起一雙晶澄目睭似笑非笑。暗暝睏宮門石階上，若一袋煤炭，很快天光，聽見他咔喳咔嗤咬嚙齒，啃嚙小鎮一顆簡單的心。

老父跟阿姑的共同祕密。那年，阿姑答應幫天主堂的西洋聖母縫製一件披風，日時無心思，食了暗頓，哼了菸，閒閒拈起布料，指頭精神起來，做起了紡織娘，即使電火昏黃，持針線時，伊的目睷就利了。眾人的睷夢中，蚰蟻大陣出動唏噓地企圖搬遷大厝，自鳴鐘的錘足陷入時間的流沙，等一時辰就開的玉蘭花縮在樹葉裡。伊心中感應著六兄必然是醒著的，替伊默念玫瑰經，「萬福母后，仁慈的母親，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甘飴，我們的希望。厄娃子孫，在此塵世，向你哀呼。在這涕泣之谷，向你嘆息哭求。」厝簷的露水像星光，一暝沉沉欲破前最是寒冷，那無限延長的躊躇時刻，伊收了最後一針，才感覺目睷真澀，等待雞啼，然而淵面烏暗，六兄在房間內誠心念比伊更加親像守貞的女子，「我們的主保，求你回顧，憐視我們，一旦流亡期滿，使我們得見妳的聖子、萬民稱頌的耶穌。童貞瑪利亞，你是寬仁的、慈悲的、甘飴的。」伊悉六兄尾隨著伊，來到媽祖宮，祈求這位寬仁、慈悲而且甘飴的伊生命本源的聖母。腳踏正殿的石磚，以前聽四兄講過來自溪底，最初是做大水時自深山滾落來的，跪拜所在的兩塊年深月久踏陷了，那便是願望的力量。跪落時伊頭殼嗡嗡響，似乎才是昨日綴姨仔來，謝籃內膨粉針線芳花，姨仔念，大媽四愛食雞，二媽五愛冤家，三媽六愛潦溪。伊愛看姨仔乩香跪拜，目咪咪，真誠心，喙細細念，念真久。而今伊勿悉欲如何開喙如何求。天鵝絨披風

宮門口石階上若一堆烏炭是釋迦頭，目睷燦如早星，帶著笑意。伊順著釋迦頭的眼光，看見六兄覓著榕樹後。早時第一陣的雀鳥喳喳飛竄空中，帶起宮口淤積的饋桶味。

他想起那些食豆仁的落雨的春天。推車攤上一個烘爐煮一鼎水，鼎上一籠床蒸燒氣的青嫩豆仁，掀開一層棉布，五角銀買一紙簪，一邊吃一邊騎腳踏車去找馬神父上英文課。鎮西北角住了一位西洋聖母，馬神父是她的守護天使，永遠紅光滿面，茸茸細毛，竟然教他讀莎士比亞。食太多豆仁，上課時放暗屁。老父來做禮拜，鑽進柴櫃告解，出來時目睷紅。阿姑則是看心情來做禮拜，馬神父吩咐他下次招伊作伙來。老父褲袋持出一封批還馬神父，講，伊毋收，真失禮，馬太好麼？

天主堂據守斗鎮聯外省道的出入口，考據之必要，西洋聖母當年意欲入境與軟身聖母分一杯羹談何容易，進駐鄰鎮十年後，信徒人數壯大，始籌劃購地建教堂，選了最偏僻不毛、鎮人謔稱的狗屎地，地主包括林厝。傳說附麗之必要，天主堂開挖地基，媽祖宮裡人說夢見聖母指示西方有客來。萌父說，其家族不敢或忘的歷史一則便是曾將田園百甲賣予阿罩霧同宗。對田園的想像與現世感，他最喜歡老父形容的，某家族所有，阡陌相連到天邊，雀鳥飛不過。

老羊與庫瑪大姊留下陪萌父守靈。萌父接受阿興太太提議，頭七為阿姑辦一場三味水懺法，全本經文誦完需時一整個白天。老羊塞了一本硃砂紅硬封皮封底的經書給我，客運車北上，天主堂的十字架一掠而過。

鉞卡絲適時傳來兩則引言：「死亡讓你成為第三人稱的身份。」「我希望我的死亡是徹底的，我希望肉體和靈魂一起死亡。」末行，新細明體字加粗，「讓我們見面吧。」

車上翻開那長匣狀風琴頁的佛經，路上的風來攪動，開篇故事說明此經緣由，唐朝一國師膝上生出一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餒之，則開口吞啖。國師遂往西蜀山中訪舊識求救，隱僧教以巖下山泉濯之。方掬水間，人面瘡呼喊，知道西漢袁盎晁錯的故事嗎？公即袁盎，吾即晁錯也；當年晁錯腰斬東市，其冤為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不可得。因公十世為高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人主寵遇過奢，名利心起，於德有損，

故能害之。今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以往不復與汝為冤矣。國師連忙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甦。覺來人面瘡不見。

盛夏，盆地鬱積的熱氣襲殺如同腰斬，其冤為何如哉。我們都是心上長了待餵食故事的人面瘡，等到故事壯大變形魔獸反噬我們。正午的太陽沒有影子，鉅卡絲過午不宅，推估她第一現身地點是文青集散的咖啡館密集的街廓。那幾條巷弄一如電路板，青色天空噴著白雲，因應禁菸法規，店坪夠大者隔出戶外木條甲板的吸菸區，盤據著老外與苦了的啤酒，可比盛唐長安街上的虬髯胡人。落地玻璃窗內無寒暑，相同的姿態，逐一攬鏡般面前一台筆電，看似馴良有如孜孜啃食桑葉的腴白蠶體。終將某日，那東洋漫畫家反烏托邦的預言成真，我們切開頭顱，空空椰子殼，唯腦幹植有晶片，一言以蔽之，無一不受控於一個超級母體，漫畫家命名為麥基洗德，典出聖經，「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

街廓裡舊公寓，保留著二戰後建築菁英對集合住宅需求快速大量複製的幾何樣式之想像，零星點綴有老樹與朽爛日式宿舍，在現代化進程的時間落差裡被歸檔為亟需搶救保護的遺產。因此奇景之一，屋主有心，讓樓房包攬大樹，枝幹穿破牆壁樓板，枝葉反應季節的光影，給了樓房生命的表情。鉅卡絲必然可以無事而癡癡呆望那屋樹一下午，看一片葉子之字形下落而時間不曾為它駐足一秒，著地噉一短音。落葉不掃，積存屋前，過境每日時間關卡的度牒。

鉅卡絲非常難得的焦慮，在我們的時代，我們鍵寫那麼多如恆河沙數，其中能有幾個是聰慧的？能有幾個是會流傳後世的？

日正當中，潑水其上，旋即嗤嗤蒸發的柏油路面，行人避走，玻璃窗內結紮了的肥貓，瞳仁一線天，虎威猶存的朝外睥睨。冷氣機排水膠管虹吸了一咖啡館人猿後裔的呼吸與蒸發，冷萃滴瀝俗名曰水的液體，日光下毋寧更是瘦金體般的元神。老阿姑在她家鄉大厝的冰櫃裡呼呼大睡，她上半身仰向的玻璃窗蓋著毛巾，揭開探看，綻放的現世之花覆影終結的果。一輛腳踏車無畏強光騎過去，熱浪濺到落地玻璃窗，窗內人猿後裔伸長頸子還是照看他們的液晶鏡，鍵寫一己的大夢。

我們進入彼此的造夢裡，納世界於芥子中，怨戀既深，相互成為彼此的人面瘡。沒有比液晶鏡子裡更為純粹的世界了，「發生了什麼事？」「什麼都發生了，但也都沒有發生過什麼。」

重新推估鉅卡絲的現身點，潛入地下連上捷運路線，最新完工的支線穿河而過，呼呼的陰風，到往昔是沙洲似蘆葦蕩，鑽出地面，有經驗的眼光立即露出又哀矜又鄙夷的複雜神色，那一瞬間以為流落來到第三世界的城鎮，嶙峋樓叢如墓碑林。不愁，超級母體麥基洗德提供觀光資訊，雞腸小巷有半世紀小吃老店，燈光燦爛一如外太空星艦，攤頭幾鍋滿溢咕嘟沸湯連成一條白龍，跑堂企業識別化一律印有店名的恤衫棒球帽，蒸氣混合油湯永遠有一種戶外大雨澹糊糊進來充飢之感，桌上竹製衛生筷、粉紅色紙巾。前行必定有夜市有寺廟，廢棄物淤塞的一條大河。盡責地巡禮一遭，無路可去了，廟後牆陰一列桌子也不知道匍匐什麼，人鬼不分，路口小貨卡前一小丘孱病地瓜，心裡遂破裂大洞如夜空。

負空洞之傷另闢蹊徑繼續遊蕩，穿過水泥建築與鐵窗的密林，濕氣其實都是人汗，一志報知凱麗近況，隨舞團去了東南亞某個腳踏車與改裝摩托車比行人多的終年夏天、嗜食魚露城市，好長的下午，每日定時落下強而有力的陣雨，切過城市的河成了泥流，付極少

的錢與當地人搭船過河，肯定超載，渡船吃水很重，水流稍不平靜就有翻船的可能，「想過死在異鄉嗎？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是我那可哀又可恨的父親愛念、恐怕也是他唯一會的兩句詩。我應該告訴你們哼哈二將他的故事。隔著海洋，我在這靜靜流汗，想到哼哈二將，是我小時候他講給我聽的故事，總是逗得我樂極了。封神榜的二員配角，一個鼻哼一聲，噴出兩道白光，一個張口一哈，噴出一道黃氣，對方就應聲倒地。看到信，請哼哈一聲。」河景高樓若雨後絢麗毒菇沿著河堤蔓長，警犬嗅尋棄屍那般走上堤岸，分不清是廚餘的酸餿還是河灣淤滯的腐臭，大橋上螻蛄車陣，對岸同樣的河景高樓，一戶一燈，如煤炭山，氣流穿過炭渣孔隙，呼嗤呼嗤噴灑火星。

老阿姑的告別式，早上八點開始。林家大厝的內埕清出一塊空地，搭了鋁鐵管架，繃緊塑膠布，靈堂一斜坡的百合與紫蘭花，兩旁兩列飲料罐頭塔塑膠花圈，晨陽生猛照在罩著乳白綢布的椅子，一人樂團是個白面鯨魚嘴大叔，電子琴試音妥了，打開麥克風哇啦放送破且扁的菸嗓子，「阿嬤喔，懷念的阿嬤，」哭腔一小節後轉為口白搭配琴音抖顫，「咱上親愛的阿嬤，為兒孫為家庭奉獻一生甘苦一世人的阿嬤，今日咱懷著十二萬分的感恩跟不捨，為汝來舉行一場隆重的告別式，告慰汝在天之靈，阿嬤喔，時間一分一秒佇過去，在阮的心內定定會想到汝，阿嬤汝今嘛欠連位？阮佇叫汝汝干有聽見？」

萌父召集到的林厝後人不多，拘謹安靜地執晚輩禮數。萌父下頰一努，指向一矮胖老婦，說是寶珠。我們耳邊遂響起那砌砌叩叩的柴屐聲。內埕一大半堆棧肢解的舊家具房舍、一些作廢料材，雜陳埋著颱風颳倒的樹幹，電光火石般飛竄出雀鳥或者懶洋洋游移出一尾無毒長蛇。環伺著是朽塌的大厝，逆光裡如同脊椎扭斷的巨靈。阿興太太抱怨，菅芒生到厝頂，年年得除個幾回，祖公祖媽有靈看見厝頂野草發得若墓埔，罵死咱這些不孝兒孫喔。尤其入秋了後，芒花在偏了軟了的日照裡搖晃窸窣若牽亡靈。

六兄，萌父最後印象的老父，若阿茲海默症的完全癡騷，一粒頭皮包骨，灰濁瞳仁萎縮不感光了，阿姑佇耳孔邊嘩，六兄我仙仔汝小妹會認得麼。老父頭一晃，神識早已離開了顏面；阿姑頹然落座，膝蓋裡喀嚓脆響。幫老父洗身軀，浴缸放滿燒水，抱著他如同蟬蛻，滑進水裡，他歡喜了，喉嚨呀呀，或者那喚起了在子宮羊水的最深層記憶。泡在水裡而漸漸異形為某種深海魚怪。力絀要把老父抱起，他留戀不願，兩手來抗拒。萌父兩腿一軟，上身一卸，老父咕嚕下沉。是有那麼一念，放生般讓他回歸本源。撈起老父，他劇烈地嗆咳。

司儀透過麥克風進行家祭流程，祭文一項由葬儀社安排一女子靈前跪念，未張口先抽搖鼻管，腰胯露出一節粉紅蕾絲內褲頭。一班樂儀隊總共七位，隊名七仙女，斜戴亮片閃閃船型帽，寶藍肩飾滾黃色排總，白短裙下齊膝白馬靴，待阿姑的棺木放置滾輪推車上送出，隊長吹哨，舞動指揮棒，七仙女繞棺木變化隊形走一條龍到繖狀花序，吹奏搖滾風味的離別曲，胖腮賣力將伸縮喇叭吹得好大聲，錯覺是現代版鞭屍。

黑傘庇護，傘影下萌父捧著圓柴桶，內有牌位、三炷香，綠竹招魂幡與警音開路引靈。廂型車飛快爬陡坡駛入鄰縣，中央山脈蒼茫黛綠影子連接天上雲潮，太陽穿雲，乍晴乍陰，我們如同一葉扁舟在時間激流裡衝盪。

火葬場在荒山一段峭壁後面，半露天棚架下一排五窟爐子，鐵柵門，漏斗狀大煙囪；棺材長川流水沿龜裂水泥坡下來，領了號碼牌等候進爐，一批批家屬下跪叩首，齊聲唱佛號，有女子大喊，阿母火來時汝得緊走喔阿母。燒一爐需兩個小時。一戶猶存古風，子孫

戴綌，全麻孝服寬袖過膝如袍，麻鞋，只腰際易以一條白毛巾綰著；孝男不剃鬚，鰲黑臉膛若鬚刷。

出家師父二人引磬帶領登上後方的粗胚建物，窄陡樓梯汪著黑水，轉角有尿臊與阿摩尼亞嗆鼻，空曠二樓，日頭搶進一半是那嗡嗡營營的炎陽噪音，一半是帶著腐味的陰沁，牆腰突出一塊水泥板，擺妥老阿姑遺照牌位與一籃水果，作入爐前最後的祭拜。

正午的太陽一如硫酸林林漓漓，我們躲到蔭涼處，看著火葬場區域，蜿蜒一長條車隊，白色廂型車或者後車門彩繪西方三聖，堅持死後哀榮的大排場的加長型油亮黑禮車，葬儀社人員全套西裝若企鵝車隊間縫穿繞，鶴立雞群的是一身彩繡長袍的道士，出家僧尼佛黃斜搭大紅織金線法衣，很有幾分樂園扮裝遊行的意思。

萌父神祕一笑，掏出一疊蒼黃舊信。我們飢渴展讀，署名陳嘉哉者一疊，鋼筆墨水退色；署名馬太字跡稚拙若小學生的一小疊，信紙上盡是羅馬拼音的台文，勉強只譯得一句，「**sìn bāng ài。siāng tōa ê sī ài。**」「信望愛，上大的是愛。」墊底幾封是聖誕卡片，寥寥一行賀節語。眾中最縐爛一封，萌父解釋，便是那年女狀元堂姊送來，陳嘉哉的最後一封信，「玉仙吾妻如晤，我已潛逃唐山苟活，阻絕汝我者豈只黑水洋。歸期遙遙，千祈珍攝。」

水泥路通往一簇寺廟建築，吐出一方草坪觀景台，下望應該是浩浩蕩蕩泥浪奔流的濁水溪流域，卻是枯荒的石礫平原，灰白石屍骨骸細密層疊出無數鋸齒的河床。正午凝結的熱氣裡，似乎地平線捲起核爆的粉末風暴，在我們視覺裡製造停格的幻覺，沙塵滾滾，進逼到兩邊山脈對峙的谷口就停頓，彷彿時光隧道之口有那狼煙瀰漫的戰國古代。目力專注，猶可分辨山脈上散亂著針似的檳榔樹。

焚風沙塵細細緩緩地沸滾升空，其上必然是一座飛碟狀堡城，下端直腸口般排泄堡城廢渣殘餘。那不是階級對抗的戰爭，不是進化先後間的殘酷對壘，而是命運、意志與等待三邊恆不等長的戰鬥，是夢想改寫之可能而全力一搏的必然。

鉅卡絲為我們即時搜尋資料，全長一八六公里的濁水溪，於費時十年完成專供出海口富可敵國之石化業專用的攔河堰之後，下游生態丕變。攔河劫水之量，平均每日為一千三百五十六萬噸，也就是超過九成的溪水遭攔阻抽走，如同腰斬，剩餘下流之量約百分六。大河此後變形細流，河岸裸出，而河水流速加快，下切河床中間，效果相乘形成大峽谷。尤其十月至翌年三月的枯水期間，強勁東北季風助虐，到出海口的兩岸成為沙塵鬼域。水源既失，地下水水位也開始逐年嚴重下降，惡性循環結果，將是沖積扇平原的沿岸地層下陷，海水入侵，土壤鹽化。資料發出末世災難警訊，可見的未來一日，破壞成局，一切將不可逆。

我們心上的人面瘡鬼聲啾啾了起來。

火爐邊是沒有隔間的一大塊工作區，撿骨置入甕罈。爐門再次洞開，拉出棺材推車，台子上還有幾朵火苗跳笑，待火熄滅，工作人員移台子到大風扇下方吹涼，我們趨近，熱氣烘烘輻射頭臉，乍看焦黑灰燼的台子上辨識是困難的，鎮靜巡視不免吃驚燒後的骨骸並不多，老阿姑的頭骨朝右滾了一圈，骨色大致呈灰燼白。

不像古早的土公仔，工作人員身著如同選戰時候選人必穿的膠料背心，戴口罩執鐵長夾從台子上撿拾，分數回合，由腳骨開始自下溯上，再腿骨手骨、生門骨即恥骨、再脊椎骨廿四目，肋骨左右各十二條，頭骨；撿好一堆裝鐵盆，搖搖，一抖騰空，去除雜質。閩

南習俗，牙齒必得拔除，否則會「食子孫」。古早撿骨，後頸骨為最後撿的一塊，因其狀似土地公。家屬延頸圍觀。萌父挑選的罈子青玉色，罈身陰刻篆文心經，萌父代子職先以長筷夾老阿姑一塊骨放入罈底如行禮之始。大腿骨太長，工作人員俐落一拗，清脆地收折入罈。最後置入的是頭骨，尤其是顏面骨部份，細心對正了，眼觀鼻，鼻觀心，最終一眼，用力一壓，喀啦，封罈。發亮的黃綢巾勒緊包裹，工作人員轉了轉罈身，找出正面，雙手遞交萌父。

萌父比較，祖父死後一甲子後撿骨；談到火燒就有懼色的老父當然土葬，墓地向鎮公所承租，一律一期七年，除非蔭屍，不得延期。老阿姑爽快，清楚交代，燒燒較清氣亦省麻煩。伊死後第十二天火化。

鉅卡絲多事，鍵傳來一段文字，來自一部中古老電影，隱居修道院的熟女瑪麗安對潦倒熟男俠盜羅賓漢的訣別詞：「你不知道我有多愛你。我愛你勝過愛兒童，勝過我雙手栽種的田園。我愛你勝過愛清晨的禱告、寧靜、入口的食物，勝過陽光。我愛你勝過愛血肉軀體、喜樂、世上多活一日。我愛你勝過愛上帝。」

萌父捧著老阿姑，廂型車發動要開出一條逆行的路，山壁野草叢吱喳啼啄車窗，阿興太太招手銳聲叫兄さん。萌父按下自動窗，「陳家講姑丈有來呢，早時的告別式講是找無路，毋過心，所以想想一定得來一趟，講是欲見阿姑最後一面。一直打電話給阮阿興，毋悉是陳家啥人，講話大舌又興啼，找無這所在。一分鐘前講邁了，得等麼？」

我們決定爻柁，兩枚十元硬幣在老阿姑頂上繞三圈，薰了炷香，期望她靈驗，連續三個无柁，萌父心軟再爻最後一次，笑柁。

阿姑笑了，我們走吧。

廂型車在靈車與縞素的孝男孝女之間蠕行上坡，龜裂的水泥坡洶湧著日光白花花與催淚的炷香煙霧，我們看見一對中年男女吁喘夾架著輪椅裡一位禿頭老朽，艱難的顛瘤般下坡，一身垮鬆的黑西裝，那一似果肉吮淨的果核的皺臉戴著玳瑁框太陽眼鏡，輪廓卻是屢屢在陳舊湮黃照片中一再出現的鬼魂。坡度讓他先是背向我們，經過廂型車方才與我們相對，他慌張地左右顧盼，日頭強旺壓扁了他的臉，裂解他的找尋，幾近凋萎的目矚仁若日蝕。萌父在與他交錯時，無聲留下淚水，舉起了老阿姑那裹著雞油黃的罈子。

逆走來時路，炎陽壅塞鼓盪，距離枯水期還有兩個月，那藉以招徠觀光的綠蔭隧道，兩邊大樹樹冠交纏一如傳說中殉情夫妻所化。車輪嘶嘶輾過柏油路，我們不免多餘地喊，過橋了阿姑。橋有紅漆桁架，在此看見一小段的大河流域，昏沉，啞啞，筋脈浮凸，無有氤氳水汽，準備進入死亡的老年期。

天空，那裡，彷彿確實有一座藉著紫外線過量的日光偽裝於無形無色的空中堡城悠悠轉動如涅槃。

「月色那樣模糊，大地籠上夜霧，我的夢中的人兒你在何處？遠聽海潮起伏，松風正在哀訴，我的夢中的人兒你在何處？」「沒有薔薇的春天，好像豎琴斷了弦，活在沒有愛的人間，過一日好像過一年。夜鶯林間痛哭，草上濺著淚珠，我的夢中的人兒你在何處？」

「親愛的顧客，為響應節能減碳，此區暫不開放。」